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九

詳校官檢討

臣

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

臣

吳壽昌

謄錄監生

臣

陳長春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八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四年十一月壬午朔權襄邑縣都監楊復為開封府界東路都巡檢兼教閱保甲仍令提點司訪察諸縣巡檢有不練武藝者奏選官代之

去年十二月乙丑初立保甲法今年八月

二日可考九月十四日初習武藝

詔應朝廷擢用才能賞功罰罪事

可懲勸者中書樞密院各專令檢正檢詳官一員月以

事狀送進奏院徧下諸路

舊紀書詔以賞功罰罪事可懲勸者頒告天下新紀因之

又詔審官東院每季具知州軍通判闕及合入知州

通判人姓名功狀赴中書委中書審問主判官詳察人

材不以次選差

舊紀書詔審官東院季擬知州通判上中書審差新紀不書

廣南

西路經略司言交州劉紀見領二百餘人在順安州及

引帶交人未見其數上批近累探報廣源州蠻賊聚集

訖無實狀使溪峒之民日不安居恐賊情狡獪故虛傳

事勢驚動人情因得脅迫使人歸已黃仲卿盧豹是也
若久不處置事理不便可令蕭注速遣官往體量處置
無令長成邊患 詔以將作監專領在京修造事選置

判監一員同判監一員監丞或主簿兩員勾當公事兩
員以嘉慶院為監虞部員外郎權發遣戶部判官范子
奇權判監太子中允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向宗儒同判
監會要載此事在癸未日按范子奇判將作監實錄乃
在壬午日今從實錄向宗儒同判在乙酉日今并書
之六年六月二十
七月初置軍器監 詔江淮發運使舉官無得過本路

轉運使副所舉之數 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判祕閣
宋敏求轉對言伏見前代崇建冊府廣收典籍所以備
人君覽觀而化成天下今三館秘閣各有四部書分經
史子集其書類多訛舛雖累加校正而尚無善本蓋讎
校之時論以逐館幾四萬卷卷數既多難以精密務存
速畢則每帙止用元寫本一再校而已更無兼本照對
故藏書雖多而未及前代也臣欲乞先以前漢書藝文
志內所有書廣求兼本今在館供職官重複校正校正既

畢然後校後漢時諸書竊緣戰國以後及于兩漢皆是
古書文義簡奧多有脫誤須要諸本參定欲乞依昨來
七史例於京師及下諸路藏書之家借本謄寫送官俟
其已精以次方及魏晉次及齊宋以下至唐則分為數
等取其甚者加校正三館皆置之庶幾祕府文籍得以
完善臣以愚陋而忝職儒館謹以職事而言之無補大
猷伏增戰汗事竟不行敏求集有此狀云準御史臺告
報十一月一日文德殿視朝當
轉對今附本月日八
月十七日詔當考

癸未三班借職王元規言其父內藏庫副使嵩慶歷中嘗為种世衡遣入西界間疎其君臣因之元昊族其用事者遂納款乞特追贈授元規三班奉職弟元禮三班借職

王嵩事具慶歷五月
皇祐元年十一月

樞密院言在京兵不足歲

常取於諸路諸路兵失其土性遠行趨役疾患者多而江淮兵士尤不可賴及放凍歸道斃相屬至於起發增給口食費亦不少今略計三年用外軍歲不過七千人而東西八作司壯役指揮最為得力又廩給稍優欲於

在京及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招少壯軍士及召募廂軍本城牢城願投換者並配缺額壯役指揮仍令在京諸司配雜犯罪人情理不至深重者以次填雜役指揮從之仍令權判將作監范子奇專提舉招換

兵志所載與實錄同

但稍畧耳

甲申入內供奉官宋用臣右班殿直楊琰為將作監勾

當公事

宋用臣楊琰或前已見

詔蠲天下見欠貸糧總計米一

百六十六萬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一萬七千四百緡

有奇上以諸路民欠貸糧積日已久歲催索無已時故

盡蠲之百姓聞詔莫不稱慶

舊紀書甲申詔天下因飢貸糧其蠲之新紀不書食

貨志第四卷負縣官之物者悉總於理欠司以官物輸

他司或中都雖著於籍而無已入官之符契者則總於

應在司凡赦令下則命御史兩制官同三司除欠負其

蠲除率百萬緡以上熙寧四年祀明堂命侍御史知雜

鄧綰偕三司理欠司詳定天下逋欠會赦當除者其十

一月上以天下民負貸糧積日已久緡索無已命悉蠲

之凡釋貸糧米一百六十六萬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

一萬七千四百緡有奇詳定放欠實錄例書獨鄧綰未

見月日或實錄偶脫此也

入內副都知宣政使陵州團練使張若

水領嘉州防禦使初若水以歲滿當遷既除官上謂樞

密院曰若水有提點排架軍器三庫并提舉添修弓弩二十萬之勞以此并賞之上謹於爵賞雖左右親近未嘗過也

乙酉賜太子中允權發遣夔州路轉運判官周直儒緋章服三司言直儒嘗議更在京酒戶買麴法也

更定買麴法在

六月四日丁巳

上批王廣淵言知環州种諤申有西界投來

蕃部三人熟知彼國事舊來留在本州詢問敵情今夏國既通和無所用之乞發遣於近裏州軍安排勘會夏

國近纔遣使乞復獻款朝廷方與之要約尚未知其向背今診乃敢輕妄便謂通和竊恐邊防亦已弛備緩急有誤國事其种診未欲劾罪可令王廣淵嚴戒責令依累降指揮謹敕邊備仍詔投來蕃部三人更不令赴闕丙戌大理寺丞館閣校勘沈括檢正中書刑房公事

丁亥右龍武軍大將軍寧州防禦使宗績封韓國公允弼第二子也遣將作監官度地修太一宮先是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筭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

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乙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終或元之初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為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異為祥竊詳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歲入東南巽宮故修東太一宮于蘇村天聖己巳歲入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宮於八角鎮伏望稽詳故事崇建宮宇迎五福太一於京師上省其奏乃命度地建宮于

集禧觀之東

新舊紀並書此

戊子詔諸路提舉常平官歲申通舉京官或職官縣令
共三人 詔職田占佃戶過數及影庇差役並科違制
之罪 太常丞檢正中書刑房公事察訪淮南兩浙路
常平等事李承之言臣所授敕專令體量官吏違慢未
盡察訪之意乞許臣採擇能吏隨才薦舉其有績行尤
異者具以名聞從之

己丑邠州訓練軍馬閤門通事舍人劉舜卿知德順軍
候分屯訖赴闕

明年二月十
二日可考

庚寅樞密院檢吏房文字劉奉世言檢會舊條進奏院
每五日令進奏官一名於閤門抄劉報狀申樞密院呈
定依本寫錄供報逐處緣四方切欲聞朝廷除改及新
行詔令而進奏官亦仰給本州不免冒法以致矯為家
書發放監官無由禁止日虞罪戾而樞密院所定報狀
遞到外州往往更不開省徒為煩費欲乞自今罷樞密
院五日定本報狀許諸道進奏官直依例供發應朝廷
已差除指揮事及中外常程申奏事並許節寫通封騰

報其實封文字及事涉邊機并臣僚章疏等不得傳錄漏泄犯者其事雖實亦從違制科罪赦降不原若增加虛妄仍編管如敢承虛撰造致傳報者並行嚴斷事理重者以違制論從之

咸平三年六月可考

壬辰借左藏庫錢七萬緡為開封府雜供庫本錢許人借貸出息以給公用

癸巳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王雱言蒙差押賜父安石生辰禮物舊例有書送物赴閣門繳書申樞密院取旨

出劄子許收兼下榜子謝恩緣父子同財理無饋遺取
旨謝恩一皆偽詐竊恐君臣父子之際為理不宜如此
臣欲乞自今應差子孫弟姪押賜並不用例從之

丙申著作佐郎胡宗師為審官西院主簿代太常博士
閻灝將作監主簿沈遼以同知院度支郎中王克臣奏

灝等不職故並罷之仍自今止置一員

此據會要增入
克臣同知在六

月八日司馬日記席汝明曰沈遼素為介甫所
厚嘗對人竊議新制是非介甫聞之立衝替

丁酉賜前碭山縣尉王存立同學究出身仍注合入官

存立嘉祐中學究出身以父坐事配為軍嘗納官贖父
得免軍籍既而鄉縣籍身丁如平民於是存立自言願
得如解舉人免丁役上聞之而有是命

戊戌天章閣待制知單州孫思恭許再任思恭以衰疾
願守鄉郡故也上批宜依近降選法選通判一人仍自
今近臣因老疾得知州軍者其選通判亦如之 開封
府推官陳忱言同入內供奉官曹貽孫同集僧衆於開
寶寺定奪僧志滿可為福聖院主以聞詔開封給牒差

自今寺院有關當宣補者罷宣補及差官定奪止令開
封府指揮僧錄司定奪準此給牒開封府尹舊領功德
使而左右街有僧錄司至於寺僧差補合歸府縣僧司
而相承奏稟降宣上欲澄省細務諸如此類悉歸有司
壬寅開洪澤河達于淮以便舟楫新舊紀並書此五年正月丁酉河成
甲辰宣慶使昭武軍留後石全育卒贈太尉彰德軍節
度使謚勤僖

戊申管勾國子監常秩等言準朝旨取索直講前後所

出策論義題及所考試卷看詳優劣申中書今定焦千
之王汝翼為上等梁師並顏復盧侗為下等詔千之等
五人並罷職與堂除合入差遣學生蘇嘉因試對策
論時政之失講官考為上等直講蘇液以白執政皆罷
之而獨留液更用陸佃龔原等為國子直講嘉頌子原
遂昌人與佃皆師事王安石云

此段更詳之選舉志云
上以其宿學不足教導

多士皆罷之林希野史云蘇頌子嘉在太學顏復嘗策
問王莽後周改法事嘉極論為非在優等蘇液密寫以
示曾布曰此輩唱和非毀時政布大怒責張琥曰君為
諫官判監宜容學官生員非毀時政而不彈劾遂以示

介介大怒因更制學校事盡逐諸學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監令選用學官非執政喜者不預陸佃黎宗孟葉濤曾肇沈季長介妹壻濤其姪壻佃門人肇布弟也佃等夜在介齋授口義旦至學講之無一語出已者其設三舍皆欲引用其黨耳

中書言宰臣以下奏薦有官親屬遷一官陞一任循一資並當一人內京朝官監當未滿若關陞舉主未足不得與陞親民如乞試校書郎以下循資並與初等職官監當即不得以合奏選人恩例乞選人轉京官其乞陞任不得至知州軍乞遷官不得至員外郎從之仍詔武臣遇大禮奏薦已有親屬遷一官者不得

至內殿崇班陞一任者不得至親民

中書言宰臣以下奏有官親屬遷官

及陞任循資並當一人京朝官監物務未滿任舉者未應格不得陞親民奏選人恩例不許轉京官陞任不得至知州軍遷官不得至員外郎武臣遇大禮奏薦已有官親屬遷官者不得至內殿崇班陞任者不得至親民

選舉志第二卷奏補篇有此蓋因實錄刪修今附見五年八月十一日丁亥可考

提點開封

府界提點諸縣鎮司言諸縣兵級弓手有武藝精者遇按閱請如保甲量藝給賞從之

己酉司農寺言諸路賣戶絕田產錢乞從本司移助常平糴本從之

是月詔中書門下自今文德殿常朝候垂拱殿坐令御

史臺一面放班

王陶事
當參考

買馬司請權買四尺二寸或

一寸牝馬及一十一歲以上與牝馬補遞馬之闕毋以

充額

此據本志十一
月事今附月末

升吉州萬安鎮為縣

十二月辛亥朔詔每歲加賜國子監錢四十緡以增置
學官生員用度不足故也

甲寅詔鄜延路經略司立定綏德城界至又遣官往諸
路緣邊封土掘壕各認地分知澄城縣范育鄜延路權

發遣鹽鐵判官張穆之環慶路涇州通判鄭遵度涇原
路陝西轉運司勾當公事呂大忠秦鳳路麟州通判張
宗諤麟府路育與大忠皆辭行育言臣伏承宣命差赴
廊延路依見今蕃漢住坐耕牧界至明立封堠界壕所
貴彼此更無侵軼臣仰稽聖謀慮患消爭固深遠矣然
臣伏念邊兵累歲非中國之不欲平也強謀遠略之未
息也非戎人之不欲附也救患扶衰之不已也今朝廷
示寬大之德戎人効恭順之體繫解情通勢宜若一則

賜平之始固有大計深謀所當先者臣謂溝封之制非今日之先務其不可為有四臣嘗至邊訪所謂兩不耕地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指地為障華夷異居耕桑樵牧動不相及而爭鬪息矣今恃封溝之限則接壤之氓跌足相冒變安為危其不可一也臣訪聞五路舊界自兵興以來邊人乘利侵壑犬牙相錯或屬羌占田於戎境之中今分畫則棄之窮邊生地非中國之土今畫界其內則當取之棄舊所有則吾人必啓離心取舊所無

則戎必起爭端其不可二也臣又聞外國尚詐無耻貪利而不顧義今閭納壤有辭及使臨境彼且伏而不出及地有分爭且置而不校則焉從之單車以往則無以待其變飾兵以臨則無以崇其信其不可三也東起麟豐西止秦渭地廣一千五百里壕塹深高纔計方尺無慮五六百工使兩邊之民連歲大役轉戰之苦未蘇畚鍤之勞復起坐困藩籬陰資賊計其不可四也此特其事勢之難為者爾抑又有大於此者臣聞言至不約

而天下莫之欺德至不爭而天下莫之校前日疆場常
嚴矣一旦約敗兵挈鬬者跌於前耕者役於後而封溝
不足恃矣釁動情睽詭計百出使人左復甲兵右興金
繒朝委而烽煙夕舉其約誓不足制矣故保疆場不如
立約立約不如崇信信定於心而已矣臣又聞周官大
司徒立封溝於邦國都鄙至於九服則職方氏辨之而
已行人制貢而蕃國不與焉蓋聖王之於外國嘉善而
矜不能以為號令賞罰之所不加則責之意略爾今乃

推溝塗經界之法而行之外國之邦非先王之意也使
彼畏威承命則猶有疑心一有睽違上虧國體此其尤
大不可者也臣又伏思外國之情難知其服未可信其
弱未可輕臣願陛下蒐簡軍實選將厲師積穀塞下以
御其變消患於無形制勝於不動凡此今日撫戎之先
務也臣以孤賤之資先衆荷寵常效犬馬之力奮於危
難以報聖恩今日選委苟心知不可為而默默銜命動
取後戾以欺天負君死有餘咎臣是以傾心極言而不

知避伏願陛下留神大忠言伏聞朝廷將使立定夏國
地界此誠陛下安邊息民之心然而安邊息民之策恐
不在此臣輒有五不可之說伏惟聖慈財擇自來沿邊
多以兩不耕種之地為界其間闊者數十里狹者亦不
減三五里出其不意尚或交侵今議重定地界相去咫
尺轉費關防樵牧之爭固無寧日釁隙稍久必惹事端
此不可者一也懷撫夷狄先以恩信恩信未洽欲畫封
疆俱非誠意後必患生或有犇衝人難禦捍此不可者

二也議者以夏國辭請恭順遂欲乘此明分蕃漢之限
所差官須與逐處首領相見商量以兵則非所以示信
不以兵則敵情反覆無常前延州議事官幾為所擒至
今邊人危之此不可者三也近年陝西沿邊四路皆有
展置城寨戒心怨嗟未有以發既令各守其境曲直自
明如或有辭過實在我此不可者四也夏國邊界東起
麟府西至秦鳳繚繞幾二千里若欲久存須為壕塹計
工多少所役何人或要害之地勢有必爭歲月之間未

易了畢暴露絕塞百端可虞此不可者五也非徒五不
可又有大不可者一焉無定河東滿堂鐵冶平一帶地
土最為膏腴西人賴以為國自修綏德城數年不敢耕
鑿極為困撓竊聞今來願於綏德城北退地二十里東
必止以無定河為界如此則安心住坐廢田可以盡開
彼之姦謀蓋出於此若遂使得志一旦緩急廊延可憂
此所謂大不可者一也如不以臣言為妄伏乞下臣狀
付中書樞密院及令臣面析利害庶得周悉苟有可采

早賜施行又言臣嘗游塞上熟知戎情如朝廷敦信誓
帥臣嚴節制將佐不敢貪功務獲則永無邊患此事人
皆知之但為議者所忽不行耳今講和之初宜先務此
又言臣等五人被命而行不敢不先示以信上全國體
萬一疎虞則朝廷如何處置移文詰問必漫然不報舉
兵討罪又力所不堪復與之和勢皆在彼百端呼索須
至含容挫損天威無甚於此不可不慮也王安石不以
育大忠等所言為然白上曰臣謂育朝廷但遣育於延

州立封溝非遣育於夏州立封溝於周禮有何違異又
育言周禮但立中國封溝與外國接境即無之臣謂育
中國是腹裏却立封溝與外國接境乃不立封溝此何
理大忠言但當擇帥不當立封溝臣謂大忠朝廷但遣
大忠立封溝即不責大忠擇帥育與大忠恐不可遣不
若但委本路使臣上令別擇官換兩人

此據日錄在五
年正月十七日

今并既而樞密院擬孔宗翰及楊方平代育與大忠宗

書之

翰前為京東路提點刑獄中書奏罷之方平前主鹽院

中書按方平不職衝替上閱宗翰及方平姓名皆以為

不可用乃差劉宗傑及鮮于師中

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王廣淵乞委師中五

月二日宗傑與王詒議建通遠軍

樞密院初不欲立封溝及議差官先

擬薛昌朝上既不用昌朝而育與大忠議復異昌朝育

皆中書所斥者故安石每疑文彥博等設意沮已云

此據

日錄在五年正月十九日今并書范育呂大忠疏及王安石語今並附見育大忠疏更須刪削乃可

乙卯禮院言駙馬都尉王師約等奏伏見長公主凡有

表章故例不稱妾實諸典禮慮未允當當院參詳男子

婦人凡於所尊稱臣若妾義實相對今宗室伯叔近親
悉皆稱臣即公主自大長公主而下理合稱妾况家人
之禮難施於朝廷伏請自大長公主而下凡上牋表各
據國封並稱妾從之 詔知澶州鎮寧軍留後劉渙為

工部尚書致仕渙頗有才智尚氣放誕遇事無所顧忌
銳於進取既得謝乃悔恨及開拓熙河討伐安南渙幾
八十矣猶上書請自効不報 刑部侍郎致仕張子思
卒

戊午詔放麟州蕃部結星還夏國量給口券路費仍令
經略司指揮牒宥州於界首交割應諸路去秋以後所
獲夏國人口各令經略司選差官就便取問如願歸並
準此願留者存恤之

舊紀書詔諸路釋夏俘
歸其國新紀書歸夏俘

初星在夏

國偽補鈐轄麟州部將王文郁略地至開光州星力屈
而降補供奉官久之謀竄歸夏國為人所告上曰星力
屈而降家在西界其欲歸宜也可聽其去而厚賞告者
明年正月九日朱本又有詔趙高事與此諸路
經略司所被受並同或移彼所載目錄附此

已而劉

庠言星少壯武勇恐歸為夏人鄉導又言前保星者蕃
官五十人殆非實所以奏者姑慰衆心耳今厚賞告者
恐開誣告之路王安石曰夏人若能深入豈少如星者
為鄉導星得免罪遣還夏人又嘗殺其愛女豈肯為夏
人致死於我衆蕃官敢為欺罔為將帥者更枉道以慰
其心此皆無理太彥博曰將帥於事不得不反覆思慮
詳合如此上曰如此思慮非是告叛得實顧不敢賞恐
開誣告之路此甚亡謂安石曰如此則告變之法皆可

除矣詔庠依前詔施行仍與告者鄴州差遣使蕃部具

見之

此據日錄五年
二十七日事

己未保康軍節度使安定郡王從式卒贈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榮王

辛酉上批河北便糴司減軍糧數至多當此豐年物賤
之際實為可惜況歲之美惡不常敵之動靜難測平日
分屯兵馬計之雖似有餘緩急稍增軍防支用便見不
足自來三司逐年指準有定錢數不須別作經畫可令

依每歲數目收糴不得減省 詔以太府寺所管斗秤

歸文思院

此據王珪會要熙寧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事今附本月日要考司馬光所云出賣斗升印

板事迹兼亦未詳初賣斗升年月日也光日記云王安石為政欲理財富國人言財利者輒賞之舊制太府寺造斗升用火印班於天下諸州賣之禁民私造升斗其法甚嚴熙寧四年詔自今官司止賣印板令民自造升斗以省釘鑠之費於是量法壞矣又民後氏世於司天監請歷本印賣民間或更印小歷每本直一二錢至是盡禁小歷官自印賣大歷每本直錢數百以收其利又京東提刑王居卿上言天下官酒務皆令作連窰以省薪蘇朝廷從之畫圖頒於天下又有班行上言天下馬鋪每匹令日收糴錢一文亦行之其營利如此而城綏州築婁城堡散青苗錢所用官物動以數十百億計賣歷日已見熙寧四年二月戊寅王居卿連窰事附注七

年九月壬子
馬冀錢當考

右正言集賢校理檢正中書禮房公事

許將直舍人院罷檢正中書禮房公事 權同判流內

銓檢正中書五房公事曾布言諸司吏自来並不以次

遷轉出官致闕習事舊人諸事情慢亦有職務全少而

人數至多或事局至輕而出職優厚又有職事雖繁而

得祿微薄人數太少選擇不精者今合併廢增祿自宣

徽院至軍器所凡七十八處自今第遷須至頭名方許

出官或已為頭名其出官即第增之以年或損所出人

數約定須三二十年或四十年方得出官諸宗室宮院
客司通引書表宅案司舊理二十一年出借職歲約六
人今並月給錢三千并御書院等專副並罷出官界滿
各理元抽差司分合得酬賞通計增廢之數歲增錢一
萬五千餘緡減出官入流三百餘人從之

舊紀書減出
官入流三百

餘人新
紀不書

癸亥知制誥王益柔知道進銀臺司兵部郎中同提舉
在京諸司庫務韓鎮兼勾當三班院初二職皆天章閣

待制馬仲甫兼領會御史知雜事鄧綰言仲甫在三班院不職縱吏欺謾使臣臧匿酬獎保明奏狀等姦弊十一事嘗召本院主簿汲光審問稱已嘗摘發而未施行乃下綰章韓縝根究仲甫遂辭兼職故改命益柔等

明年

三年辛巳可考

鄧綰言編敕刪定將畢諸路一州一縣敕自

慶厯中刪修行用已久請加討論接續刪定又請陝西河東緣邊城寨稍大者置主簿一員並從之

甲子茂州防禦使越國公世清為越州觀察使封會稽

郡王

新舊紀並書此

賜衛州通判虞部員外郎聶儀仲家絹

百足以判大名府韓琦言衛州王供埽危急儀仲抱疾

馳赴總徒修築因以病亡故也 賜河北轉運司度僧

牒五百紫衣師號各二百五十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

塞第五埽決口尋命內侍押班李若愚宮苑使帶御器

械程昉同提舉

二人同提舉據會要十二月二十三日事實錄無之今增入此

乙丑詔自今宗室居父母喪者母得乞為繼嗣時右武

衛大將軍克務乞故登州防禦使東牟侯克端子叔搏

為嗣請赴朝參起居而不為克端服太宗正司以聞事

下禮官而禮官言宜終喪三年故

右屯衛大將軍克端以熙寧二年六月卒

贈登州防禦使東牟侯

丙寅詔閣門自今日輪通事舍人以下二人察視內殿

起居臣僚糾無故不赴者三不赴劾罪取旨察視之官

不舉委閣門彈奏樞密院言諸路廂軍名額猥多自

騎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其間因事募人團立

新額或因工作推酤水陸運送通道山險橋梁郵傳馬

牧堤防堰埭

要錄如澶州船坊之類則因工作而立如楚滇四川裴發之類則因水陸運送而立

如龍劍文州橋之類則因通道山險橋梁而立名

若此者事存而名未可廢及

剝員直牢城皆待有罪配隸之人壯城專治城隍不給他役別為一軍而教閱廂軍亦自為額請以諸路不教閱廂軍併為一額餘從省廢其移併如禁軍法奏可遂下諸路轉運司以州大小高下為序始自某州為第一指揮差次至某州凡為若干指揮每指揮毋過五百人河北曰崇勝河東曰雄猛陝西曰保寧京東曰奉化京

西曰勁武淮南曰寧淮兩浙曰崇節江南曰効勇荆湖曰宣節福建曰保節廣南曰清化川峽四路曰克寧總天下廂兵馬步指揮凡八百四十其爲兵凡二十二萬七千六百二十七人而府界及諸司或因事募兵之額

不與焉

本志如此今用之會要特詳或附注此

戊辰上批勾當八作司內殿崇班李士宣修東西府始終畢功頗知修道次第可充將作監勾當公事替宋用臣中書樞密院同進呈王韶奏裕羅格勒及旺奇卜等

舉種內屬乞依已得朝旨除裕囉格勒殿直蕃巡檢又分其本族大首領四人爲族下巡檢既分爲四頭項自此可令不復合爲一免點集作過又乞除裕囉格勒殿侍瑪爾巴山一帶巡檢上曰如何便言舉種內屬王安石曰不知如何不謂之舉種內屬上曰須點集得方爲內屬安石曰不知今欲如何點集上曰亦須便點閱見戶口人數安石曰羈縻須有漸如何便令王韶點閱得彼戶口人數文彥博曰若與料錢又使不得可知是易安石曰

如此誠易然便要點閱恐却未有此理彥博曰在此見
不得到秦州乃見極微抄不足慮安石曰昨托碩只引
一蕃僧來秦州便奈何不得今幅員數千里疆族設若
有一豪傑自疆外立文法迤邐內侵則岳屨戩之事不可
謂無之非特如托碩事而已只如董戩摩正自是凡才
若稍桀黠兼并生羌日迫內地即是復生一夏國豈得
以為微抄不足慮老子以為其脆易破其微易散其未
兆易謀就今生羌微抄正是當施謀計之時若待其黨

衆架合則欲經營已無所及上曰然要須點集得方為實利安石曰誠如此然今朝廷十萬緡錢付王韶等蕃息收其息以為內屬人祿賜非有傷財勞民之事就令三五年間未可點集亦終為我羈縻免更有創立文法為邊陲之患亦自有利無害若如王韶本謀即終當為吾民不患不可點集也韶本謀欲以官致首領以蕃勇敢招其疆人其疆人服於下首領附於上則餘人不患不為我用然此事恐須少待歲月乃見成效耳彥博曰

分却裕囉格勒族下人作四頭項恐裕囉格勒不肯又言未
須與殿直與軍主恐見得力蕃官缺望生事安石曰分
為四頭項既責任王韶韶必有斟酌朝廷何由遙度不
知蕃官如何便敢缺望彥博曰裕囉格勒等並不為用却
與官即為用者如何不缺望上曰事體有大小如摩正
作刺史董戩作節度使何嘗為用蕃官亦豈可缺望安
石曰秦州蕃官如邁凌錯吉見作殿直不知有多少族
帳朝廷除與裕囉格勒旺奇卜官于邁凌錯吉何事便敢

觖望彥博曰如韓絳厚蕃兵便致漢兵作過上曰此事不
類令悉依王韶所乞上又曰諒祚不得全以為狂妄見韓
絳說嫁女與裕勒藏喀木所資送物極厚此所以能得裕
勒藏喀木也撫結羌人須厚安石曰厚薄要當理分則能
服人若應接不中事幾施恩不當理分則雖過厚適足生
驕此所以當擇人付之使度事幾應接而已樞密院退安
石論彥博語曰人主御將帥當有方略漢高祖拔用亡人
置之舊將之上固未嘗待其功績著見何嘗畏舊人怨望

若邁陵錯吉輩亦彈壓不定即何以制海內

此據日錄今年十二

月十八日裕囉格勒等授殿直而實錄並無之於明年五月十一日方書以裕囉格勒為西頭供奉官不知何故或初授殿直後遷供奉官實錄但書供奉官不書殿直也當考朱史王韶本傳就韶作機宜時便云韶直抵裕囉格勒帳中交詔因留宿示以不疑於是裕囉格勒感服即遣首領納款其後率其屬十二萬口歸附按韶作機宜乃元年冬被韶相度招撫乃二年七月朱史預誇韶功已於二年七月辨之然則韶以二年七月被韶招撫其留宿裕囉格勒帳中當是三年或四年事四年十一月裕囉格勒舉衆內附日錄所載或非妄也四年十二月裕囉格勒雖云舉衆內附其實元未出界故神宗有點集不得之語至五年五月始見十二萬戶口數故再命以供奉官朱史所云其後即指五年五月事或四年十二月事也今並依日錄附此事於十二月十

八日更
須檢詳

辛未直學士院曾布言準敕差監護贈祭王從式葬事
竊以朝廷親睦九族故於窆窆之具皆給於縣官近世
使臣過取饋遺私家之費或倍於公祥符中患其無節
嘗詔有司定數皇祐中復著之編敕令使臣所受無過
五百朝臣無過三百比歲以來不復循守取之或十倍
於今臣承命典領所不敢辭然遵行詔令請自臣始至
於吏屬趨走給使之人所得之物亦當有節乞同張茂

則取舊例裁定中數以為永式詔宗室牧葬饋遺監護官等令禮院速詳定一行吏人令曾布裁定以聞

壬申詔軍頭司馬步兩直可撥入殿前步軍司闕馬者填虎翼有馬者填雲騎馬直雍熙四年置部直端拱元年置馬直請給優厚不差發屯戍惟給軍頭司官驅使故廢之祖宗舊制後殿引公事則軍頭引見司皇城司殿前司三司祇應殿前統制諸班皇城統制親事官引見統制馬直步直而指揮人料錢五百文及并馬直入

雲騎步直入虎翼引見司兵遂廢矣

此據李復圭記聞

京西

轉運提舉常平倉司言著作佐郎知長葛縣樂京稱助役之法不可久行本司令具析因依京不肯具析又不肯管勾縣事乞差官衝替許州亦言恐京扇惑民情於是司農寺請依京西轉運提舉司所奏施行時又有劉蒙亦以議役法棄官蒙知湖陽縣初行免役法使者召諸令會議蒙獨以為不便不肯議退而條上利害即投劾去

元祐元年五月京落致仕蒙賜物要錄初荆南舉京遺逸渤海亦以蒙應遺逸詔蒙既歸以教授為

事養親講學
從之者衆

乙亥武寧軍節度推官前知南川縣張商英為光祿寺
丞權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商英唐英弟也初為通川縣
主簿轉運使張詵等討渝州叛夷梁光秀李光吉既滅
獨王袞未降商英言於詵曰夷亦人也諭以禍福宜聽
詵檄商英往說袞遂歸命因辟知南川縣時章惇經制
夷事官更多為所狎侮獨商英與抗論不少屈惇奇之
乃薦商英於王安石於是召對擢用

何驥作商英家傳
云熙寧三年以趙

并薦召對按商英招出王袞降在四年則三年無緣便
召對除官今從邵伯溫所作辨誣章惇傳商英乃惇薦
非抃也或抃亦嘗薦商英然擢用則緣惇耳

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司馬

光言比部員外郎崇義公分司西京柴詠管勾周陵祭祀
不遵依式無肅恭之心周本郭姓世宗以后姪為郭氏
後在位之日父守禮但以元舅處之及太祖受禪其周
朝祭享皆命周宗正少卿郭玘行禮國家若欲存周後
恐宜封郭氏子孫若以郭氏絕後須取於柴氏雖不得
如微子之賢竊謂其宜擇人為之而詠本出班行不知

典故惟識庸猥加之老病侮慢憲章簡忽祭祀豈可承
周後作賓皇家欲乞朝廷考詳典禮別選人封崇義公
以奉周祀上閱奏問當如何王安石曰宋受天下於世
宗柴氏也上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安石曰為人後於異
姓非禮也雖受天下於郭氏然豈可以天下之故易其
姓氏所出上以為然乃詔留守司劾詠罪以聞後遂除
詠致仕以其子西頭供奉官若訥為衛尉寺丞襲封崇
義公簽書河南府判官公事

丙子遼主遣高州觀察使耶律紀崇祿少卿史館修撰
邢希古其母遣安復軍節度使耶律德誠海州團練使
馬謹來賀正旦 先是知常州晉陵縣王九成言江陰
軍與臣所治接壤今常州兼有晉陵等四邑僅可供役
軍比之州止省通判他官屬皆同以一縣給之宜民之
困於役也若省為縣則長吏官屬皆可罷是月廢江陰
軍為縣隸常州 又廢汝州龍興縣為鎮省瓊州舍城
縣入瓊山縣鎮戎軍安邊堡入開遠堡

實錄云省宜州
舍城縣入思恩

縣今從元
豐九域志

是歲宗子賜名授官者六十六人斷大辟三千六百九十九人 詔蕃官殿侍三班差使補職或繇殿侍遷差

使及十二年嘗充巡檢或管勾本族公事或為蕃官指使或嘗備守禦之任者總管司以聞特與遷改

兵志第三卷熙

寧四年事
今附年末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御大慶殿受朝

己丑廢內物料庫入御厨從編修三司叅孫亶請也

詔廊延路經略使趙鼎詢問降羌如有願歸夏國者先
以名聞諸路准此仍牒宥州令于逐路界首交割初上

論西人內附者或以脅迫非其誠心欲令願歸者從之

不願者隨便措置可以省糧食免檢察且足以示廣大

推恩乃下諸路詳議已而有是詔

此據朱本新本因之去年十二月戊午緣

結勝事已詔諸路此蓋重出或此詔但令先以名聞與前詔異也

其後知原州种古言

招降蕃部可用為鄉導不當問其願歸蓋漢官多惡蕃

部恐迫脅令歸即反害恩信上曰如王廣淵計但欲遣

歸蓋廣淵與韓絳不相能安石曰今絳已被斥留得蕃

戶陛下亦必不以此為功縱遣去亦不復加絳罪不知

廣淵為此何意上曰欲表見絳所為皆非安石曰陛下
但當論利害不當探人未必然之私意臣固嘗論留得
此輩無所利但恐為患臣近見張守約言古渭一帶屬
戶多餓死者今邊障極虛中國久來熟戶尚不暇捄恤
乃更欲招夏國老弱收養豈為得計上曰中國人固多
誠不賴夏人然言者謂收納夏國人使彼人少即于彼
有害安石曰陛下欲弱彼則先須強此欲害彼即先須
利此今陛下所御將帥一心奉陛下所欲為然後可任

以整緝邊事邊事各有條理然後可以撓夏國今熟戶
餓死將帥不能捄恤陛下尚不得聞知如何乃能困夏
國臣愚以謂方今所急在知將相之情以道御之使不
敢偷惰欺謾然後邊可治邊可治則如秉常者雖欲掃
除極不為難若未能如此即無困夏國之理人主計事
當先校利害若利害果合如此恐不須妄疑其人心有
所挾如此則人人各懷形迹孰敢復為人主盡力如西
事之初陛下謂臣及韓絳皆欲以西事為己功故有此

言臣以此於西事不能不存形迹然事至不得已亦不敢嘿嘿蓋人臣之義量而後入故不能先事極爭先事極爭則無後事之驗臣終身受妨功害能之嫌臣以為如此害於臣智故不敢然懷不能已固當論奏非特臣所懷如此前日執政大臣例皆如此今日計事陛下尚疑有傾韓絳者則誰復敢不避形迹為陛下計事

陳瓘尊先

集邊機門論安石云云四年五月二十日又二十六日又六月十二日五年正月九日又六月二十六日瓘論附六月二十七日上曰王廣淵每事輒言宣撫司過失如趙高

多奪韓絳所與酬獎人官職然至降羌事則以為但當
善遇之必得其用廣淵則專欲遣歸安石曰陛下不當
怪廣淵屢奏宣撫司過失方慶州兵未變廣淵數為韓
絳言如此役使兵士非便絳屢詆毀廣淵以為不忠陛
下亦疑廣淵後果如廣淵所奏廣淵反降兩官廣淵豈
能內無不平之心內無不平則其言自然如此陛下以
種古為曉蕃情今令問蕃人願歸者聽歸豈有蕃人不
曉蕃情者若蕃人曉蕃情即無緣有歸而盡被殺戮之

理上曰恐邊吏欲其歸不免多方迫脅安石曰若遣歸果被殺戮則豈憚內徙除內徙外何事可迫脅兼此事關衆有何急切乃非理迫脅不畏為人所言上曰問之無傷要須別遣人問僉欲令計會地界人往上曰如張宗諤即欲遣歸文彥博曰王文郁乃欲存留安石令計會地界人與邊吏聚問必不敢非理迫脅上又言王慶民前奏招到人袒膊殺賊甚力後乃言不可存留止為人情反復難信安石曰彼若誠心內附已受官職祿賜

即為我袒膊殺賊固本分事如王慶民所言者是也彼
若父母妻子皆在彼乃為人虜掠而來欲望其盡心殺
賊即無有此理如前日結星是也此非但不可望其殺
賊亦恐更為內患种古但云可為鄉導即不知如此人
乃能為賊鄉導今若推恩問願留者留去者去即留者
皆為我用去者亦必懷惠異時討伐固宜有為內應報
德如食秦繆駿馬盜袁盎侍兒之類則我雖遣去未為
不得其用也

自其後知原州种古云至不得其用也皆
日錄正月二十四日事宋本附九月今因

之但宋本多所刪削如安石存形迹等語皆依日錄添入

府州言寧化軍送北界

西南面都招討府牒稱南朝兵騎越境施弓矢射傷轄下人其牒中官號有犯廟諱嫌音者詔河東緣邊安撫司劾元承牒官吏仍移牒北界招討府依理施行

辛卯同管勾外都水監丞程昉言塞決河當增市艾草三百二十萬乞舉官四員置場于懷衛州及舉官一員提舉并優立賞格從之仍給常平司錢十萬緡所差官盤置及八分以上取旨其餘草數委轉運司召人進納

母得抑置先是朝廷委河北轉運司計置稍草本司必欲科配百姓且言不爾必敗事及議安置場地又言別無處所乞會問提舉塞河所至是中書召問昉昉乃有是奏

甲午詔自今賜同天節齋筵於尚書省

丁酉趙高言西賊數至綏德城抄掠牧放既奉朝旨通和不敢追襲乞牒宥州詰問夏國令止絕詔高依慶厯七年正月指揮遇有人馬殺逐出界仍牒報宥州高又

乞牒宥州催打量綏德城地界王安石請勿催上曰今
不催即邊事未解嚴又恐彼謂可使得歲賜故不急安
石曰彼必有定計催之不能使移易定計徒示汲汲生
其驕易且歲賜須降誓詔降誓詔須待地界了當彼自
當汲汲上曰彼既云依命或不須計會便令人往打量
如何安石曰彼若誠肯退二十里地界則理須計會彼
首領分擘界至彼若尚首鼠詎聽我打量上乃從安石
言賜權發遣江淮等路發運副使皮公弼銀絹二百

仍賜敕書獎諭初公弼言漕運涉淮有風波之險乞開

洪澤河六十里稍避其害詔委公弼提舉至是功畢人

以為便故也

四年十一月
壬寅始開河

侍御史知雜事鄧綰言內

侍押班李若愚以勞績求官其子違祖宗舊制且內臣

僥求亂法不可長從之若愚尋言於樞密院乞解押班

文彥博云若愚恐有人欲傾奪其位者故求罷王安石

白上前密院與若愚子轉官臣不見條貫不許故進呈

劄與密院密院若已刪去此條即合劄與中書云本院

已刪去此條即中書亦不管密院所刪當否更但須理會却云特依皇城司條貫所有不許回授恩澤條貫今後遵守施行若愚既非勾當皇城司如何用皇城司條貫既是已刪條貫如何却令今後遵守施行緣事有違法非但臣所不敢遵行雖檢正官亦皆以為不允臣苟不言是違法阿近習義所不能為非於若愚有利害與奪不知若愚辭差遣何意上曰若愚言為廢前省奏人故乞罷安石曰前省不奏人干若愚何事聞密院說

恐有傾奪其位者上曰若愚為與程昉不相得安石曰此非臣所知也

戊戌王安石以試中學官等第進呈且言黎侁張諤文字佳第不合經義上曰經術令人人乖異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可以班行令學者定于一安石曰詩已令陸佃沈季長作義上曰恐不能發明安石曰臣每與商量

季長錢塘人安石妹壻也

黎侁未詳邑里二月十八日戊辰前衡州推官黎侁為光

祿寺丞崇文院校書七年五月卒張諤武昌人沈括筆談詳之司馬光熙寧五年正月日記有旨令曾布

撰詔書付直史館進從來所解
經義委太學編次以教後生

己亥詔自今奉祠太廟命宗室使相已上攝事先是侍
御史知雜事鄧綰言伏見著令郊廟大祀常以宰臣攝
太尉受誓致齋動經累日中書政事多所廢滯祭祀之
禮于古則專以宗伯治神于唐則宰相之外兼用尚書
嗣王郡王下至三品以上職事官通攝而本朝車駕行
大禮亞獻終獻亦有以親王及宗室近親攝事者方陞
下講修百度政府大臣翊贊萬機而又使之奉郊廟四

時獻享之禮實恐淹廢事務欲乞明詔有司凡四時郊廟大祠專使宗室近親兼使相者攝上公行事故有是詔 賜河東經略司銀絹各二十萬召人賒買收本息封樁以備邊費 是日王安石留身白上以郭達激智緣使攻王韶又謝景溫亦害韶事今秉常方弱正合經營外國之功雖不足貪然陛下欲大有為則方外國可以兼制之時不可失不宜為人所壞上曰外國功非所貪然須圖難于易以弭患難因問安石何以處此安石

請即用韶帥秦徙達他處上曰韶輕易如蘭山族纔來
請料錢便言舉屬內附安石曰韶但急于見知故不為
高遠若肯就招納即言內屬亦不為過考其前後計事
乃無遺策于衆人窺伺傾側之中能立事不可謂無氣
略比趙高尤勝上曰且更待其有功欲用呂公弼代達
曰公弼易驅策委以韶事必盡心安石亦稱公弼可用
上曰與何官安石曰向來罷樞密使亦無顯狀又經受
遺詔當與節度使或宣徽使乃可上曰與宣徽使安石

又白上陛下向欲移王廣淵如何上曰馮宗道體問得慶卒尚危疑未可易帥也

辛丑陝西轉運副使太常少卿母沆知涇州祠部郎中趙瞻復權陝西轉運副使沆子娶呂大防女大防新知華州沆乞避親也尋召大防判流內銓大防以父老乞終華州任以便私養許之

大防名判銓乃正月二十九日今併書

司天

監靈臺郎亢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罷免王安石于西北召拜宰相斥安石姓名署字引童謠證安石且為變

仍乞宣問西南京留臺張方平司馬光并都知押班御

藥省詳所奏及稟太皇太后上以瑛狀付中書安石遂

謁告馮京等進呈送英州編管上批令刺配英州本城

安石翼日乃出

林希野史亢瑛上書論五緯失度建月久陰政失民心強臣專國行有大變王

安石大怒送英州編管既行又追而大黜其面隸牢城枷項而遣之瑛受黥長呼曰瑛為百官所言冀國家改

政事以消變乃為朝廷忠謀何罪而黥乎使瑛言不驗雖腰斬以謝衆亦未晚慨然自若

錄皇城

使郭慶子實為左侍禁宰為右侍禁以慶與西賊戰沒

也尚書右丞致仕何郯卒

壬寅詔罷給西京蠶鹽令民止輸錢先是轉運副使陳知儉言京西九州軍歲給蠶鹽一百九十三萬斤為錢四萬八千二百五十緡然以鹽賦民數竒零民多不願請者乞止令輸錢又募商人入抵當請射此鹽增錢為五萬四千緡其所兌蠶鹽合折價并脚乘路費錢乞令制置解鹽司別封樁聽省司移用故有是詔 詔兩浙察訪李承之先體量本路災傷同監司一面壁畫賑濟以聞 成都鈐轄司言昨威州為蕃賊侵凌而知西山

霸州董永錫等領兵驅逐出界乞加旌賞詔永錫等加
檢校官仍賜茶綵 上批近中書畫旨施行事止用申
狀或檢正官取索到文字此事體不便可檢會熙寧三年
條約遵守先是三年有詔須急速公事方得用申狀施
行也王安石白上近緣河上事急速所以只用申狀行
且用申狀施行亦必得旨乃如此即於事體未有所傷
理分不為專輒但要事務早集而已非過也臣竊觀陛
下所以未能調一天下兼制外國止為不明於帝王大

略非謂如此小事有所不察也上曰天下事只要賞罰當功罪而已若賞罰或以新近之故與踈遠所施不同則人不服安石曰臣自備位以來每自省念惟斷法官罪與在外官失出入人罪不同蓋以謂不如此即法官不可為非敢私之也他即不省覺乞宣諭令臣得以思愆上曰法官即當如此安石曰法官之外不知陛下所見聞何事上曰朝廷固無阿私但外方亦未免有用意不均事如勘河決事乃獨遣程昉安石曰陛下已令分

析但恐有說緣昉開漳河後來又在京師提舉淤田當
以此故不勘兼程昉要作第五埽堤被外監丞不肯所
以致河決昉恐不當勘上曰如此亦合聲說安石曰若
不當勘又何須聲說縱失聲說亦有何利害未得為阿
私傷政體上曰程昉性行輕易昨上殿說中書每有河
事必問臣臣說了方會得聞張茂則亦被昉迫脅云已
得中書意旨令如此作大字外官被昉迫脅可想見然
才幹却可使但要駕馭爾安石曰中書所以用程昉者

為河事無人諳曉又無人肯擔當故也塞河是朝廷事
非臣私利陛下試思中書所以委任程昉不知有何情
故曾蓋庇却程昉何等罪惡不知陛下聞得程昉復有
何負犯上曰聞昉所舉買草官悉是內臣攬作文字人
安石曰陛下所聞臣恐亦未必實宜有許多人悉是攬
作內臣文字人就令如此中書亦無由知但轉運司買
捐草不得須至委昉委昉即須許之舉官臣愚以謂先
王使人用馮河馮河之人不擇險阻輕於進取然其用

之乃不害國如昉是也若是妨功害能膚受浸潤之人
雖能便辟伺候人主眉睫間最能敗壞國事恐如此人
乃合覺察今陛下於此輩人乃似未能點檢陛下修身
齊家雖堯舜文武亦無以過至於精察簿書刀筆之事
羣臣固未有能承望清光然帝王大略似當更討論今
在位之人有事韓琦富弼如僕妾者然陛下不能使之
革面契丹非有政事也然夏國事之極為恭順未嘗得
稱國主今秉常又幼國人饑饉困弱已甚然陛下不能

使之即叙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不察于小事也
乃不明於帝王大略故也陛下以今日所為不知終能
調一天下兼制外國否臣愚竊恐終不能也陛下若謂
方今人才不足臣又以為不然臣蒙陛下所知拔擢在
羣臣之右臣但敢言不欺陛下若言臣為陛下自竭即
實未敢緣臣每事度可而後言然尚或未見省察臣若
自竭陛下豈能察臣用意此臣所以不敢自竭臣尚不
敢自竭即知餘人未見自竭者忠良既不敢自竭而小

人乃敢為誕謾自古未有如此而能調一天下兼制夷狄者如臣者又疾病屢與馮京王珪言雖荷聖恩然疾病衰憊耗心力於簿書期會之故已覺不逮但目前未敢告勞然恐終不能上副陛下責任之意上默然良久乃曰朕欲卿錄文字且早錄進安石曰臣所著述多未成就止有訓誥文字容臣綴緝進御上批見御集正月二十三日日錄錄此段亦在正月二十三日明日安石又白上程昉七月八日自淤田所離京赴河上第四第五埽乃七月八日決兼昉自從

提舉修漳河即不曾管勾第四第五埽所以不曾取勘
上以為然安石又具言昉所舉買草官五人者姓名且
曰陛下昨謂攬作內官文字者必高晦也晦嘗以所為
詩來見臣與語亦惺惺幹得粗事今既許昉舉官止要
能買草耳高節上士豈肯就昉求舉但能買草即昉非
謬舉若所舉人曾攬作內臣文字恐未合罪昉或作過
敗事然後罪昉可也中書所以用昉止為河事不然交
結昉將欲何為上曰程昉何用交結安石曰今議河事

如李立之輩計料八百萬工朝廷必不能應副即立之輩自不肯任後患而張茂則與程昉獨肯任此比之懷奸自營之人宜見念察如李若愚言恐程昉讒害乞罷押班臣與王珪並曾問昉皆言與若愚無隙若其有隙不知是何時有隙如何今日乃始乞罷押班以避昉上曰若愚不為程昉乞罷押班安石曰臣但見密院如此說上曰密院只是料其如此昉不曾有此言安石曰不然陛下何以知昉與若愚有隙上曰為淤田司事異同

有文字安石曰陛下自令若愚體量李師中王韶中書見其不實乃具前後情狀乞別差官不然則朝廷賞罰為姦人所移安用彼相既沈起體量王韶果無一罪文彥博反謂沈起附會又謂王韶之勢赫赫於關中陛下以此不能無疑故奪韶一官當是時韶實無一罪後因韓縝打量韶所言荒地始明白然陛下未嘗究問從初體量不實之人昨王韶奏生羌舉種內屬陛下便以為不合如此況蕃戶既受官職請料錢不肯屬夏國即是舉

種內屬縱似矜功未為誣罔陛下即已非其如此至於妨功害能罔上不實即一切不問如此即人孰肯為陛下盡力盡力有何所利上曰王韶非不拔擢安石曰妨功害能沮害國事而陛下任用名位過於王韶者何可勝數則王韶受拔擢未為優過亦未足以勸人為忠

此二

十三日日錄此
兩段更須刪修

癸卯詔自來修河差兵官領兵士不過一二百人名為防虞實不足應事今開修二段河所聚人夫十餘萬復

以場地迫窄聚一處功役可差高陽關路鈐轄康慶大名府路都監高政各領兵一千于役所駐劄

甲辰詔權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提舉常平倉金君卿落權字仍賜勅書獎諭先是君卿奏昨王直溫蘇濟同議科定役錢召募人押錢帛綱入京每一萬貫匹支陪網錢五百貫足本司詢問曾押網鄉戶衙前之家皆不願行遂用熙寧三年十二月并四年六月中書指揮選得替官負使臣人員管押施行仍以向者王直溫等陪網

錢數太多相度每紬絹萬匹止支錢一百緡足錢萬緡
支錢七十緡足募到官五十餘員管押及差人船上京
交納並不差鄉戶衙前乞自今依此故有是詔于是王
安石白上曰此事諸路皆可行但令監司稍加意許令
指占好舟差壯力兵士及時遣行則替罷官人人爭應
募之不暇苟或不然則雖詳立法度亦無益于事也

知太原府劉庠言昨負糧入界及運修寨木植防拓義
勇欲乞等第量免來年支移折變詔無和糴州軍據劉

庠所定免七分支移者與免八分五分者免六分四分者免五分其下等戶全免折變太優幸令止免其半仍並作二年免放 詔蠲陝西河東諸路熟戶蕃部弓箭手見欠貸糧

乙巳樞密使丈彥博言繼聖堂乃祖宗燕射之地今為造弩樁所運斧斤置鑪鍛褻黷至甚乞移置他所或歸有司從之

丙午延州言夏人集兵界上恐以地界延袤為說先自

立堡寨樞密院言若于二十里內作堡寨須止約王安
石曰未降誓詔不須止約彼必已有定計方欲通和決
不肯爾或猶倔彊非止約可禁兼約二十二日會議今
已二十六日降指揮亦無所及但當委自延州應接上
從之

丁未知邠州光祿卿直昭文館張靖知陝州避王廣淵
也樞密院言本院守闕貼房補破食貼房闕新條試
行遣公事自後試棟已是難得合格今後逐房副承旨

欲每遇大禮許保引親屬兩名充守闕貼房主事令史一名書令史兩遇大禮一名及十六歲以上召命官二人為保遇有破食貼房闕一例試補如闕數少所試合格人多即別編排不為黜落數如試不中又不該編排但及三次以上在院習學及三年周者並勒出院其子孫弟姪出院之後復能習學進長候合保引人年分更許保引一次蓋所以使人才有可搜擇而激厲來者非如向時止據見在守闕人數于累試黜落之餘短中求

長而已非獨如此又保引者別無沮勸不肯公心引致
欲令後一試便中者所保引令史書令史升一名再試
中者兩人以上升一名主事以上合升一名者候出職
日減一年磨勘如所引人三試不中勒出院者併及二
人以上令史書令史降一名主事以上出職日展一年
磨勘本院令史欲參用三班使臣流外選人與隔間收
補仍以十人為額使臣取殿直以下至借職曾經一任
流外選人三考以上者充每一闕取兩人赴院于所闕

房試公事滿兩月揀一名充資序高者補令史次者補書令史不中者與指射差遣內刑房有闕亦許選取曾任刑法選人使臣充從之 延州以夏人牒來上牒稱除綏州外各有自來封堠濠塹更無整定上批差官照認地界文字且令未要發去文彥博吳充因言諸路不須打量況自來爭競亦不因地界多緣邊吏侵彼王安石曰侵爭之端常因地界不明欲約束邊吏侵彼亦須先明地界彼所以有此言者惟欲速了耳陛下當察人情

緩急而應彼既自急即我當以緩應之我以緩應彼彼自當急而就我上以為然又曰恐不須問彼便可自立界至安石曰如此即不可彼牒稱免見頻損要盟有傷大體今及未降誓詔以前不與先定界至降誓詔後若彼却有爭占不可便與絕好便與絕好則傷國體不與絕好則彼已得歲賜於應報未肯汲汲宜令延州牒宥州云今來界至雖不全要整定然自來亦有封堠濠塹不分明及全無封堠濠塹處須合差官重別修立若不

計會夏國首領又慮邊臣或以侵占久遠却起爭端上

從之

二月辛酉實錄書折克烏事更須參考

先是曾孝寬為王安石言

有軍士深詆朝廷尤以移併營房為不便至云今連陰如此正是造反時或手持文書似欲邀車駕陳訴者于是安石具以白上文彥博曰近日朝廷多更張人情洶洶非一安石曰朝廷事合更張豈可因循如併營事亦合如此此輩乃敢紛紛公肆詆毀誠無忌憚至言欲造反恐須深察又恐搖動士衆為患吳充曰併營事已久

人習熟何緣有此近來惟保甲事人情不安昨張琥亦言軍士一日兩教未嘗得賞賜而保丁纔射即得銀牒又免般糧草夫力軍人不如也安石曰禁兵皆厚得衣糧未嘗在行陣頃陛下與十分支糧非不加卹也今朝廷教誘保丁于軍士有何所負而遽敢怨望者以軍士怨望遂一不敢有所為乃是衆卒為政非所以制衆卒也上曰如此即與唐莊宗無異矣充曰如慶州事令屬戶在前募兵在後當矢石者屬戶也於募兵無所苦而

反何也安石曰募兵與屬戶同出戰其勞費等至遇賊取功賞則惟屬戶專之募兵皆不預至今貧窘無以自活則其為亂固其所也宜與教誘保丁事類上曰宣撫司所以致軍人怨怒非一事如奪騎士馬使屬戶乘之又一降羌除供奉官即差禁軍十人當直與之控馬軍人以此尤不平安石曰如此事恐未為失蓋朝廷既令為供奉官即應得禁軍控馬如何輒敢不平如漢高祖得陳平令為護軍諸將不服令盡護諸將乃不敢言小

人亦要以氣勝之使其悖慢之氣銷但當深察其情不
令有失理分而已上言太祖善御兵又言斬川班事安
石曰五代兵驕太祖若所見與常人同則因循姑息終
不能成大業惟能勇故能帖服此輩大有所為然恃募
兵以為國終非所以安宗廟社稷今五代之弊根實未
能除上曰如慶卒柔遠之變賴屬戶乃能定慶卒所以
不敢復偃蹇者懲柔遠之事恐屬戶乘之故也然則募
兵豈可專恃

朱史乃以吳充張璠所言係之三月二十
二日韓絳貶後誤矣史官初不知王安石

上

因禁卒詆併營事故專以募兵為不可恃其言殊激上切不平非主韓絳崇獎藩部也今依日錄仍見於此

欲得詆毀軍士主名樞密院請責殿前馬步三帥安石

請委皇城司上曰不如付之開封府乃令安石召元絳

至安石第諭意

不知究竟何如當考林希野史云初司馬光貽書王安石闕下爭傳之安石患

之凡傳其書者往往陰中以禍民間又偽為光一書詆安石尤甚而其辭鄙俚上聞之謂左右曰此決非光所為安石盛怒曰此由光好傳私書以買名故致流俗亦效之使新法沮格異論紛然皆光倡之即付獄窮治其所從得者乃皇城使沈惟恭客孫杞所為惟恭居常告杞時事又語常涉乘輿戲令杞為此書以資笑謔獄具法官坐惟恭等指斥乘輿流海島杞棄市以深禁民間私議已者其後探伺者分布都下又明年曾孝寬以修

起居注侍上因言民間往往有怨語不可不禁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語言戲笑及時事者皆付獄上度其本非邪謀多寬釋之保中民有為匿名書揭于木杪言今不聊生當速求自全之計期訴于朝安石大怒乃出錢五百千以捕為書者既而村民有偶語者曰農事方興而驅我閱武非斬王相公輩不得休息邈者得之付獄安石以為匿名書者必此人也使鍛鍊成獄民不勝榜掠而終不服法官以詔罵大臣坐徒三年上笑曰村民無知止令臀杖十七而已開封推官葉溫叟在府不及一歲凡治竊議時事及詬罵安石者三十餘獄林希所云須細考之七月己亥閏七月癸酉皆有匿名事當并考又四年三月己酉孝寬乞立賞捕扇惑保甲人與此相關

戊申度支副使兵部郎中楚建中為天章閣待制陝西

都轉運使王安石以謝景溫害王韶事欲罷之上問誰可代景溫者王珪言建中可用上許之安石因請與建中轉職又言建中強幹與蘇察榮諍不類故有是命尋

命景溫知襄州又改曹州

景溫知襄州在二月一日改曹州乃三月二日今并書

詔編揀添修弓弩供備庫使胡拱西京左藏庫副使王文質各遷十資提舉官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東上閤門使李評賜金帛有差先是軍器庫弓弩歲久多損折不可用上閤科買工作勤人力而費國財乃命有司料

簡整治數年得二十餘萬故賞評等 賀州別駕种諤

量移潭州上批諤已經大赦可使過嶺北也

此據御集

己酉試校書郎王安禮為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安禮

先掌河東機宜吕公弼薦於朝謂材堪大用代還召對

稱意欲遂加峻擢兄安石辭之乃有是命

林希野史云云已附注四

年十月
壬申

王安石白上西事稍定宜經制邊防須先定

大計以次推行不可臨時采衆人議論如此必無成上

曰當先部分百姓今習兵安石曰誠當如此仍減屯戍

之卒積財穀嚴紀律上曰邊頭屯戍近已大減馮京曰
惟蔡挺奏減上曰郭遠殊不肯減安石曰太祖時將帥
或令兒男乞增兵不許至哭泣出國門若縱將帥自便
則朝廷無定計上曰太祖時將帥亦豈盡過人但能以
道御之而已上曰言王韶事當應副足可經制張守約
言若欲取橫山當令所備處重則橫山輕而易舉今蘭
州界近涼州即取橫山為易安石曰此蓋王韶本謀上
言古渭建軍及城武勝為便又曰韶亦須更得人助之

如欲招舊勇敢作新勇敢殊未安安石具論其不然且

曰此樞密院與郭達妄奏惑上也

招敢勇事三月十四日四月十七日更詳

之上又論流品限人非是聞舊為吏人雖作諸司使副見舊所服事官不與同坐此何理馮京曰此條貫安石曰此但是弊法非有義理王命之則成矣豈復當計其初賤京曰此輩或經管據安石曰今或名位顯所為合服重刑者豈少如此人自為可賤若以地勢卑賤小過為人笞辱但為不幸非義當不齒之人上意亦以為然

安石曰古人立賢無方如陛下自醫工技溫杲為職官
職官雖多然如溫杲者自少自木工技楊琰為殿直殿
直雖多然如琰者自少上曰風俗既成人各不自知理
分如琰自不敢與內臣同坐飲食自以為本賤故也

備要

云春正月置京城邏卒

廢北京永濟縣滄州饒安縣為鎮忠州

桂溪縣入墊江

是月命皇城司卒七千餘人巡察京城謗議時政者收
罪之

此據司馬光日記係五年正月末事今附見
此更詳考之十月戊辰馮京云云蓋指此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吳壽昌

謄錄監生臣陳長春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五年二月辛亥朔御史鄧綰言近朝廷以大宗正丞李德芻罪惡彰明差王陟臣背公向私掩覆其事乞別命官根治詔送御史臺劾問綰又言元因本臺官彈奏顯屬妨碍乃差權判刑部沈衡置司推鞠其後獄成

法寺當德芻贖罪答詔贖銅四斤衝替王安石為上言
德芻於職事殊不苟但好陵人故宗室怨之上曰德芻
兄弟皆驕好陵人亦其天性也 陝西都轉運使工部

郎中直史館謝景溫知襄州

林希野史云自呂公著罷王安石不除中丞意在謝

景溫故先使權理檢使事以誘之及景溫劾蘇軾安石大喜而其兄初及親友日夜責其名節不立不得已稍及時事以塞外議及攻王廣淵賈青薛向等進用安石漸惡景溫景溫亦念安石專沮已語言日相失中丞之議由此寢矣初蘇頌等繳李定除御史辭頭上厭於羣言因問其事景溫迺媚安石乃言臣素知定為善士其處所生母喪尤為得禮已而事下臺定奪合與不合追服御史范育等堅持其事景溫迫于禮不得已遂議定

當追服安石愈進定職秩景溫林旦等交數十章詆之安石雖盛怒猶以景溫舊嘗助已昌朝等皆奪官外貶景溫除侍讀辭不敢受以直史館出鄧州四年正月九日定等方用事以景溫終始反覆日夜攻其短及移陝西漕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楊蟠沈披為提舉官議役錢事披蟠輕妄奏議紛紛至請唐太宗肅宗陵皆給為細民田此類甚多景溫不肯附其議披蟠密讒之曾布以景溫不奉司農約束掎摭其奏議過失安石遂言於上曰景溫黷法不職罷知襄州遂與安石為仇矣景溫本傳極不詳今附注此

壬子龜茲國來貢 江南西路轉運副使職方郎中徐

億奪一官吉筠袁三州官吏論罪有差坐違朝旨以稅米折見錢故也 賜兩浙轉運司常平穀十萬石賑濟

浙西水災州軍仍募貧民興修水利 知都水監丞公

事侯叔獻等言見淤官田今定赤淤地每畝價三貫至

二貫五百花淤地價二貫五百至二貫見有七十餘戶

乞依定價承買欲作三年限輸納仍於次年起稅其有

願添錢或近限輸納者即不以投狀先後給之其續淤

官地亦乞依此從之

新本削此以為淤田事不須備載今存之

司農寺丞

蔡天申察訪京東路天申挺子也

察訪據舊紀

癸丑工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鄧綰為龍圖閣待制權

御史中丞上謂綰不忌能又資在衆人前初欲起除綰
諫議大夫權中丞王安石謂於近條有礙乃令即本官
待制龍圖閣以待制權中丞自綰始 右正言直集賢
院兼天章閣侍講常秩權判流內銓兼同修起居注赴
諫院供職秩免同修注從之 權監察御史裏行太子
中允唐垌同知諫院上以垌言事不反覆多密裨補而
安石亦謂垌當異論紛紛垌言皆切中時病故也 林希
云安
石既令綰薦垌為御史數月欲用為諫官則疑其輕脫
暴得位將背已特不除官但以本官同知諫院故事未

嘗有也。垆氣銳果。怒安石。易已八月癸卯。遂廷詔太
斥之。垆為御史。在四年八月已巳。希所云當考。

子中允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同知諫院張
琥落修起居注罷直舍人院諫院先是著作佐郎陳大
順謁集賢校理李定同大理寺丞沈邁語陝西轉運使
張詵上殿稱旨賜紫章服上令處置慶陽叛兵許以詵
為本路經略使定翌日見琥語及之又詵壻檢詳樞密
院兵房文字蘇液亦對琥言此琥遂疏於上前以制旨
未下傳言漏露恐非所宜且言詵輕脫不可用上疑其

言王安石亦謂此事宜窮究恐讒人專造此欲沮詵作
帥姦不可長乃令樞密院召訊定等其言不盡如琥章
琥坐秦事不實故責上曰琥併奪三職不太重乎安石
固以為當然又請窮究定及大順等而定復自言事有
證佐與樞密院所訊異狀安石右定不直樞密院乞付
御史臺劾上從之
三月癸巳再劾張詵召對附去年十月六日庚申司馬光日記云上密諭
陝漕張詵便除所招慶卒詵既去諫官張琥言既赦而
復誅之何以信後上怒詰琥從何得此語琥云風聞又
云得之李定又云得之大理丞沈邁著作陳大順又云
得之蘇液液詵壻也上怒其語異同故奪三職且使鞠

問訊密以語之介甫欲為三人之地建言若加窮覈密語必布使降卒反側非宜乃令陳大順所言為虛語以誑定云日記又云介甫素善待蘇液尤不欲罪之乃諷法官駁案更令沈衡鞠之歸而衡鞠李德芻改命祝諮鞠之德芻亦介甫所左右也呂泰州云日記又云劉仲通言上密與張詵謀伐夏介甫漏之張琥諫上怒推迹所從來介甫懼使章惇語陳大順引虛已受其無咎大順許諾已而恐介甫不能庇乃翻云惇俾我云然故并惇付祝諮鞠之日記又云范百祿言上怒張琥疑中書佑之使密院詰問既又下臺鞠問辭與密院異同但令陳大順獨承鹵莽故又使祝諮鞠之詔度支郎中宋迪令蕃官東院特

展磨勘一年坐前知潤州高估配民紬絹價直也

甲寅中書言伏見太皇太后與親妹姪之子恩澤樞密

院奉聖旨以礙條令本殿使臣別具合與人姓名檢會
中書元奏請條太皇太后大功小功總麻女夫各有恩
例仍云其餘該說不盡比類推恩臣等看詳若以夫妻
母子論之則夫妻母子之屬同而母子又無絕道若以
姑姊妹姪之與姑姊妹之子論之則子或有服而夫皆
無服是姑姊妹姪之子其親有過於姑姊妹姪之夫而
無不及也況以大小功女之子比類總麻女之夫其合
推恩事尤明白竊惟兩宮恩澤陛下所宜審處而元立

條出於中書以此湏合保明申乞以臣等所奏付樞密

院詳議從之

八月十一日可考

知祁州馬用之言都監馬景

父遂嘗入貝州城手搏妖賊王則遇害有顏段之節今家貧無以塋願稍遷景資級以旌忠義之後詔馬景與就移緣邊駐泊都監仍賜絹百疋 太宗正司上編修

條六卷先是嘉祐六年正月詔魏王宮教授李田編次本司先降宣敕成六卷以田輒刪改元旨乃改命太宗正丞張稚圭李德舅館閣校勘朱初平陳侗林希同編

修至是上之 是日馮京為上言張角以有部分故能
為變今保甲亦恐豪傑有乘之者王安石曰民散則多
事什伍之則無事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古事不論
但以今日言之自府界立保甲賊盜十減七分京曰歲
有凶豐不同今歲豐故也歲凶即未可知安石曰馮京
謂張角能為變乃以桓靈無政大臣非其人故州郡不
職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州郡無一處能發覺於未
起之前如梁太祖其事至微淺然青州使人反其城無

一城不發覺蓋太祖苟非能守一城之人不妄付以一城故也先是上言趙子幾恐孟浪至是安石又為上言子幾有智畧可任用且言三代禁防百姓嚴密之意能什伍其民維持之以法制則天下定不維持之以法制則其不亂者幸也

乙卯度支副使沈起同看詳編配罪人情理輕重權同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趙子幾言考城知縣鄭民瞻擅置義倉令諸鄉保甲數千戶等第出斛斗意在沽

譽賑給始則頭會箕斂終則責以備償本末皆為煩擾
非百姓所心欲詔鄭民瞻先衝替上謂王安石曰舉官
多苟且不用心宜嚴立法制今已畧備不知更欲如何
上又曰如舉監場務官增剩則舉者當預其賞虧欠則
當與其罰安石曰場務增虧或不繫監官才否若以賞
罰舉主恐不免僭濫也上又言三司判官當督察安石
曰三司判官才否亦可見不待督察如呂嘉問最為稱
職餘亦多備員而已上令更考察安石曰中書於諸司

非不考察陛下既詳閱吏文臣亦性於簿書期會事不欲鹵莽然天下事湏自陛下倡率若陛下於忠邪情偽勤怠之際每示含容但令如臣者督察緣臣道不可過君過君則於理分有害且刑名法制非治之本是為吏事非主道也國有六職坐而論道謂之三公所謂主道者非吏事而已蓋精神之運心術之化使人自然遷善遠罪者主道也今於羣臣忠邪情偽勤怠未能明示好惡使知所勸懼而每事專仰法制固有所不及也今日

朝廷所謂臣愚以為可以僅存而已若欲調一天下兼制夷狄臣愚以為非明於帝王大略使為欺者不敢放肆為忠者無所顧憚風俗丕變人有自竭之志則區區法制未足恃以收功陛下於羣臣非有適莫用賞刑非有私意於其間所以緩急先後之施或未足以變移羣臣心志者臣愚以謂當更講論帝王之道術而已若不務此而但欲多立法制以馭羣臣臣恐不濟事

丙辰三司言福建茶乞在京京東京西淮南陝西河東

河北依舊禁權外其餘路並通商販從之

此以元祐元年二月二日

鹽法增入元祐元

年二月二日可考

丁巳詔天下貸糧近已與除破聞尚有遠年倚閣蠶鹽麥種至今依舊催納可令司農寺契勘並與蠲免

戊午詔監察御史裏行太常博士李寔罷御史裏行勾當西京磨勘修內司農判勾院寔嘗言諫官御史不可不容其妄言王安石白上曰若然則執政大臣上所體貌亦不可不容然則可以妄言者衆矣

辛酉詔趙高詳夏國主秉常所奏移綏州側近本國自來寨柵置於近裏去綏州二十里為界仍令知綏德城折克雋以此事理與夏人折難商量先是秉常有此奏而近羗議地界首領楊巴凌等與克雋議乃抵以為初未嘗約二十里中間立堠開壕而已於是朝廷欲令牒宥州王安石曰但令克雋折難可也牒之即似示以汲汲故有是命

正月十七日二十一日可考令克雋折難日錄乃二月二十一日事今從實錄

壬戌詔陝西運銅錫遞鋪兵極為艱苦死亡無處無之

及見應色役極多此去轉不聊生宜訪問利害令有司
別處置既而三司言向者都轉運使沈起皮公弼請以
遞鋪卒二人挽一車日鋪運銅錫五千斤以年計之可
運一百七十二萬道路有雨雪泥水之艱士卒有風霜
暴露之苦運致不前欲計傳卒衣糧增給之費募民車
以紓其勞及增差軍將管押罷去衙前從之 涇原經
略使蔡挺言西事定宜罷三將訓練萬五千軍馬王安
石奏西人必無奔衝糧草可惜能成為便上欲議和了

徐罷之文彥博亦以為然安石謂西人必不能犯邊且

和議不計戍兵多少上乃令罷兩將留河中一將

此據日錄

增八去年十一月八日可考

挺又言涇原勇敢三百四十四人久不

揀練徒有虛名臣即委二將領李一點閱校其騎射能

否陞降補有功者以為隊長募極塞軍子嘗歷戰陳者

補其闕益募熟戶蕃部以為蕃勇敢凡一千三百八十

八人騎一千一百九十四足挽弓一石馳逐擊刺如法

其有功者受勇敢下等奉餘遇調發則人給奉三百益

以芻糧詔諸路如捷請施行之

兵志熙寧五年事今附此捷傳載人騎數與志

略不同今附下 蔡捷正傳云涇原舊有勇敢官贍給之未嘗料簡市井豪右竄名籍中竊冒功賞捷始程其材藝以為陞黜又於熟戶募選疆壯籍為蕃勇敢得千五百人騎自當分邈境上戍兵由是得休月一易隴坻沃饒蕃冒耕為田四千八百頃捷悉檢括募佃以充邊儲邊人冒市蕃部田挺開自首法復得地八千頃刺弓箭手三千養馬五百附傳云涇原舊有土豪名勇敢官籍姓名資養優贍未嘗料簡豪右子弟市井之人假名籍中竊冒功賞捷始程其才以為陞黜又于熟戶募選疆壯籍為蕃勇敢得千五百人騎當永洛城通邊寨隴山川原生地漢蕃冒耕為田四千八百頃捷悉檢括募佃以充邊儲邊人冒市蕃部田挺開自首免罪法復得地八千頃刺弓箭手三千養馬五百附傳人騎下必有脫字當用本志增入 張方平作挺墓碑乃不書此等

事

癸亥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邵亢為禮部侍郎翰林學士
兼侍講學士禮部郎中韓維為吏部郎中兼侍讀學士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王陶為給事中龍圖閣直
學士刑部郎中孫永為兵部郎中吏部郎中天章閣待
制孫固為右諫議大夫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孫思
恭為工部郎中故天章閣待制齊恢與近親一人指射
優便差遣東作房副使張恭禮石得一為皇城副使依

舊帶御器械禮賓副使李中孚等轉資有差候轉出日
降詔勅理今歲月右侍禁周宥崔象先劉滋各轉一資
依舊閣門祗候以上幸東宮念藩邸舊僚特推恩也先
是維以不習詩辭侍講故改侍讀王安石請用維為學
士承旨上曰維必不肯受乃已上曰昨岐王府官各轉
一官曾任東宮官宜各
與轉一官此據二月十五日日錄當考 王安石上聞有旨令秦鳳緣

邊安撫使撞市易錢將來比較賞罰別支錢招納蕃部

此何故也

秦鳳經略司驅磨王韶市易錢
未見元降指揮月日三月丙午

上曰人言市

易司並無利息但虛立蕃部姓名支破恐久遠如蕭注
事連外域不可根究不如明以數萬緡給之安石曰中
才商賈得二十萬緡本錢便能致息王韶豈不能幹運
不知誰為陛下言此此必無之理市易有高遵裕同領
陛下又欲差張守約其管勾使臣非一人財物非王韶
獨專韶何緣作得姦欺若作得姦欺事亦何難根究如
蕭注事自是當時施行不盡正理今若王韶實有姦欺
則事雖連蕃部自可根究如支錢一百緡與結幹恰爾

縱上下為姦欺結幹恰爾固可問然王韶粗有行止何
遽至此上曰朝廷初不疑韶欲令分曉免人謗議耳安
石曰人謗議何可免陛下苟知其無他即謗議何傷今
疑問如此即何由責其自竭臣愚以謂任人當有大略
如漢高祖用陳平自言不受金無以為資然漢高祖委
金四萬斤恣所出入不問故能濟大事况王韶未至如
陳平無行今陛下別賜韶錢三五萬緡若陛下有術以
檢御羣臣即韶自不能為姦如其無術韶更別取賜

錢虛支破却撞充市易司息錢陛下亦何由辨察如臣
愚見以為假令詔妄用市易錢苟能濟一方大事亦在
所容忍况又無此不須預有猜疑臣見王詔誠非盜竊
財物之人然其為名高節廉則似不足陛下遇之未為
盡而區區務欲興事造功非士大夫之操也此自於王
詔私義為不足於朝廷何負詔內則為大臣所沮外則
為將帥所壞雖無罪尚慄慄不自保何况有罪此陛下
所當深察也安石又言智緣今與王詔亦不足蓋智緣

為郭達所厚故也又奏智緣宜優賜與班行料錢上許之又令與智緣一僧職安石曰蕃部見王靈所加則鄉服鄉服則易附明日又呈郭達奏言摩正遣人來告王韶元與我呪誓約不取渭源城一帶地及青唐鹽井今乃潛以官職誘我人謀奪我地我力不能校即往投董戢結連蕃部來巡邊若摩正果來巡邊拒之則違王韶呪誓縱之則前所招納蕃部必為摩正奪去臣智議昏愚無能裁處乞朝廷詳酌指揮安石曰摩正為河州刺

史郭達為宣徽使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統押彈制摩正
乃達職事摩正有一語來便稱昏愚無能裁處若知無
能何不早辭文彥博曰朝廷專任達方可以責此安石
曰何嘗不專任達作經略安撫使王韶招納蕃部於達
職事有何所害上曰又不知摩正果有此言否亦安知
非達導之使言安石曰此事誠不可知就非導之使言
只觀達前後論奏反覆事狀甚明前謂西蕃皆脆弱不
足收招納枉費錢至摩正一言便稱昏愚無能裁處若

如此則摩正乃是彊梁可畏可畏則前不當言脆弱脆弱則今何故便以為不可裁處彥博曰事任不專難責辦於郭達上曰制禦摩正正是郭達事任如何不可責辦吳充曰達與王韶矛盾只此可知王韶必獨當秦州事未得郭達又必不肯協同安石曰朝廷興事若為郭達不肯協同便自沮壞恐無理彥博曰若摩正果來須與力爭力爭則須興兵安石曰以天下之大若果合興兵亦有所不得已上曰開元號無事然年年用兵有天

下國家即用兵亦是常事但久不用兵故聞用兵即怪
駭如前日用兵乃坐韓絳措置乖方非兵不可用也安
石曰誠如此豈可謂韓絳一舉事不當便終身不復言
兵自堯舜文武時何嘗以兵為諱但顧方略何如耳彥
博曰兵出無名事乃不成古人用兵須有名安石曰今
所以難於用兵自為紀綱未立基本未安非為兵出無
名如摩正是河州刺史朝廷自招納生羌又不侵彼疆
境却稱我告董戩去我結連蕃部去此豈河州刺史所

當言吳充言摩正端為侵彼疆界故云爾上曰王韶所招納並非摩正疆界充曰恐漸次侵及之彥博曰自古用兵非得已今若能服契丹夏國乃善至於摩正不足校計安石曰今所以招納生羌者正欲以臨夏國使首尾顧憚然後折服上曰此所謂圖大於細為難於易安石曰仁宗仁恩在羣臣可謂深厚夏國陵侮仁宗最甚羣臣欲報仁宗當以夏國為事使夏國推屈乃所以刷仁宗之恥也上因言要當詰問不可但令移徙又曰郭

達不當使盈盈故如此安石曰人主操予奪之柄盈者
可虛惟不能制虛盈使在我故盈者自以為雖人主不
能使我虛如達者陛下遇之誠有失於含容達本小人
其志在爭勝負取一資半級耳官雖尊其本趣操豈改
陛下遇之當察其趣操且招納生羌自是朝廷本分事
若達肯以此為已任則朝廷何必倚王韶 太白晝見
甲子僧智緣及結幹恰爾乞置戒院及關茶緣上欲許
之謂王安石曰聞智緣極有方畧但彼制御不得自由

王安石曰劉希夷言王韶忌智緣此事必無智緣乃王韶薦引今招得結幹恰爾自是韶功何緣反忌至於智緣所以有此議論者由智緣招到結幹恰爾便自以為大功過作張皇韶須主裁以理分疾韶者因激怒智緣以為韶忌前因以明致結幹恰爾非韶之功實智緣力也上曰聞結幹恰爾有力過裕囉格勒遠甚安石曰前此未嘗有一人言結幹恰爾力量過裕囉格勒者今一旦遽有此言此欲推崇結幹恰爾以成智緣之氣使與王韶

齟齬而已上曰待遣一人往視古渭事人或謂韶所言
皆誕妄耳安石曰其誕妄謂何上曰聞韶第招蕃部與
物便去初不為我用也安石曰蕃部才歸附即當給與
料錢亦安得遽為我用此事要屬之王韶使馴致成熟
上曰郭逵却欲領此事以為使臣管勾雖摩正可掃除
安石曰逵既知摩正可掃除何故奏狀乃如此張大摩
正以為無能裁處招納今已見功緒人皆可了當豈但
逵上曰逵非王韶措置事與其意不同安石曰韶措置

未見有失但朝廷接應不失事機不為姦人沮壞從中牽制則事無不成之理去年以前未有一人言合如此招納者今達欲領此事亦無一人復言不合如此招納者即事有功緒昭然可見如摩正者要與不要掃除在陛下而已何必達乃能辦此摩正所有部落不過一二萬人又多點集不起若以精兵數千或萬人臨之但取摩正一人其餘首領部族不得侵犯一人又誘以爵賞則擒摩正如舉秋毫爾然此事陛下若明見事機不為

姦罔所惑則無事不成若不然則雖此小事亦未易辦
上言達言無能裁處事但為韶曾許摩正以不要地及
鹽井耳安石曰不要地及鹽井固非欺摩正今來招納
何嘗要彼鹽井及地因言陛下許智緣關茶綵及置戒
院須委在沿邊安撫司相度如智緣得專取予即事亂
難以調一上從之止給智緣料錢不降關茶綵指揮戒
院合置與否令安撫司具奏
十七日又有智緣事便可附召智緣歸更詳之安
石又曰郭達有智計若搖扇沮壞王韶即其事必難推

究恐非但韶事不成緣此更開邊隙陛下若欲委郭逵則不如罷王韶專任郭逵如以王韶未可廢即須王韶勢力足以自濟不為中外牽制沮壞乃可上曰須專委王韶上又欲差人往體量事安石曰蕃戶有無力量即雖韶久在彼尚不得知若暫往之人何由知其實安石又言今生羌久與中國隔絕其有力量與無力量皆非中國所知但來附屬即須與職名料錢若彼未來附屬之人自爭彊弱非安撫司所得知若附我者雖弱不可

不助未附者雖彊不可不推如此然後恩威立欲立恩威則古渭兵力不可不增上曰建軍須增兵安石曰王韶乃陛下自於選人中拔擢非有左右之力今所為漸有功緒此陛下知人善任使之效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掘井九仞不及泉猶為廢井願陛下終成此事毋為衆人沮壞於垂成上曰久任專責固善聞韶止於一年後求罷安石曰此必讒間之言比欲除王韶作檢正官韶願自効於邊方此時事未有端倪韶願肯自効今

事有緒何故一年後遽求罷上曰聞高遵裕亦欲如此
安石曰就令一年後求罷一年亦須盡力彥博曰若但
減裂不務功實即難以持久故或有苟且歲月求罷安
石曰作一年便罷不知待事成不待事成若事已成何
須求罷若不待事成則於遵裕有何所利遵裕非是懵
然不曉利害必無此語也時經略司磨勘市易錢凡為
王韶幹事者多所追逮韶輒留不遣且言恐人情擾動
乞改就三司磨勘安石以韶奏白上曰王韶非貪墨之

人臣敢保任假令王韶欲為侵欺如高遵裕之徒皆規其職任者也苟有過豈肯庇覆以此不須疑兼韶所關借錢纔二千餘緡便都侵欺了於委任邊臣之體亦不足校上曰緣經畧司取索文歷俱不得必又有詞今更勿委經畧司驅磨候三年取旨別官磨勘安石又具劄子言臣伏見秦鳳沿邊安撫司招納事乃以兼制羌人朝廷所當并力以就其事獨出於聖算而又專委王韶獨出聖算則執政以已不任其咎而幸無所成以復其

前言專委王韶則將帥以權有所分而多方沮壞以快其私志此皆陛下所自照察也比來中外交奏謂韶姦罔屢經按驗韶實無他故得遷延至今所營稍見功緒而郭達又復與韶矛盾論奏紛紜達之捃拾不遺餘力然其所詆亦未見韶顯然罪狀而達前後反覆辭指不遜且在聖覽非臣敢誣今日陛下宣諭達欲以招納為已任又言達以為韶之措置多所乖方達又以為摩正極易掃除如達所奏韶事初未見有乖方若言摩正易

為掃除則奏狀何故張皇摩正事勢如此方陛下委達以招納之事達固不以為然不知今日何故却欲以為已任其所言不可憑信如此而又嫚侮驕盈陛下都無所懲何以復馭將帥招納一事方賴中外協力之時在廷既莫肯助陛下成就此功郭達又百端傾壞達既權勢盛大其材又足為姦若扇動傾搖於曖昧之中恐陛下終不能推情狀如此則豈但不能集事亦恐因此更開邊隙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今日便有處置

已非古之先見然猶愈於迷而不復也伏惟陛下早賜
詳酌徒達所任稍假王韶歲月寬其銜轡使讒誣者無
所用其心則臣敢以為事無不成之理

要錄云至是始用安石言而有

是命

臣於郭達王韶何所適莫但蒙陛下知遇異於衆人

義當自竭以補時事故輒忘進越犯分之罪而冒昧陳

愚伏惟陛下裁赦

陸佃所編安石文字此劄子稱二月而空日今附見徒郭達知渭州前

丙寅知渭州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蔡挺為樞密
副使挺在平涼凡五年自以有勞久在邊庭憤鬱為歌

詞因中使至使倡優聲之傳達禁中上亦閱焉遂召用

之

挺傳云與魯公亮結姻遂不次進擢當考挺以治平四年四月自慶徙渭熙寧二年九月再任五年二月

召入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知鄭州呂公弼為宣徽南

院使判秦州宣徽南院使判秦州郭逵判渭州始用王

安石之言也

議除公弼代逵在正月十九日

上諭中書曰公弼在河東

當五路出師倉猝綏御有方故使代逵恐王韶生事則

委之鎮撫朝廷初疑公弼辭避使內侍李憲齎敕告往

賜詔便道之官公弼聞命即戒行上喜復召對面加慰

勞而遣之及至董戩用舊事貽公弼以書且稱救公弼

却之曰若藩臣安得妄稱救董戩自是不敢復稱

恐王韶生

事則委公弼鎮撫此據墨史本傳朱史遂刪去其他則據范鎮所為墓碑據日錄公弼不令董戩稱救乃十二

月事今并書之

詔廊府路自八月癸酉隕霜害稼及五六分

可令經畧司體量如實災傷其新投降蕃部香葉策木多

二族並仍舊給口食及河東沿邊麟豐二州蕃部弓箭

手關食者亦令安撫轉運使體量賑濟 詔秦鳳路向

寶所招降羌耕種稍成次第若遽遷徙分配必致失所

宜令依舊安居從高遵裕請也 辰州言知下溪州彭師晏願納馬皮白務洞地土乞申奏依例轉刺史改支逐年衣襖色額加食鹽并乞母妻進邑號詔彭師晏與下溪州刺史母妻與邑號衣襖食鹽令鈐轄轉運司依例施行

丁卯光祿寺丞杜純為樞密院宣勅庫檢用條例官先是詔可專差官一員檢用條例其逐房所呈判檢文字並先送宣勅庫貼寫條例呈覆故用純為之

四月丙子純罷

內藏庫言勘會饒池江建等州遞年額鑄錢一百五萬貫并額外增剩錢久來並納內藏庫每年却退錢六十萬貫并三年一次支南郊錢一百萬貫赴三司顯見往復欲乞下三司自今年額鑄錢一百五萬貫內支一十一萬六千六百六十六貫六百六十七文并饒池江建州監鑄到額外剩錢並納本庫外餘錢並令左藏庫受更不令本庫逐年退錢六十萬貫并每次南郊支錢一百萬貫與三司仍乞減放兵士庫招子節級共三十人

歸左藏庫每日只輪差庫搯子三人赴庫如遇諸處支

納錢實據合使人數逐旋於左藏庫計會勾換從之

此據

會要增入按天禧三年十二月乙未三司奉准詔與內藏庫議自今撥鹽稅錢及歲別出錢六十萬赴左藏庫給用從之與此年內藏庫所言畧不同當考

詔兩浙西路去歲經災傷州

檢放不盡稅租令三司權與倚閣又詔武臣換文資不

限資序

戊辰檢正中書吏房公事殿中丞盧秉權發遣兩浙提點刑獄仍專提舉鹽事秉前與著作佐郎曾點行淮南

兩浙詢究利害異時竈戶煮鹽與官為市鹽場不時償其直竈戶益困東先請儲發運司錢及雜錢百萬緡以待賣鹽者而鹽場皆定鹽竈火灰盤數以絕私煮之弊自三竈至十竈為一甲而煮鹽地什伍其民以相譏察及募酒坊戶願占課額取鹽於官賣之月以錢輸官毋得越所沽地而又嚴捕盜販者

此據食貨志增入

凡私煎盜販

及私置煮器罪不至配者雖杖罪皆同妻子遷五百里

擅還者編隸

此據刑法志增入本志云四年遣大理寺丞盧秉著作佐郎魯點行淮南兩浙云云

至益兵千人皆聯書之按益兵千人在六年十月十八日非四年事今但掇取措置鹽事附東初除憲時東本傳云奉使淮浙措置鹽法東又與發運使薛向鈞索利病預備本錢優給煮海之民俾無私販遂著為令方勺泊宅編云元豐初廬東提點兩浙刑獄會朝廷議鹽法東請自錢塘縣楊村場上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稍淡以六分為額楊村下接仁和縣湯村為七分鹽官場為八分並海而東為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溪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為温州雙穗南天富北天富場十分著為定數蓋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煉鹽所謂熬波者也自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鹺以淋鹵以分計之十得六七而已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而鹽官鹽色或失墨由曬灰故也楊村及錢清場織竹為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竹勢不及鐵則黃色為嫩青白為上色墨即多鹵或有泥石不宜久停石堰以東雖有竹盤而鹽色尤白以近海

水鹹故耳後來法雖少變公私所便大抵不易盧法且水性潤下為鹹其勢不少折則終不可成鹽安邑池鹽以濁河曲折故因終南山南風以成若明越溫杭秀泰滄等州為海水隈與曲折故可成鹽其數亦不等惟隈與多處則鹽多故二浙產鹽尤盛他路自温州界東南止閩廣鹽勝五錢比浙賤數倍蓋以東南最偏海潤下之勢既如此故可以為鹽不必曲折也秉七年五月十九日改淮東憲六月十五日轉官陞任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又轉官陞任

辛未司農寺言府界提點提舉管勾官閱試諸縣保甲有乞試武藝人欲令本寺再閱試有藝精者取旨引見從之河東經略使劉庠言被旨取問願歸夏國人姓

名今具條上詔不須俟夏國議界至官到界上據所奏
願歸蕃戶於麟州相對界上發遣人支綵絹二匹小兒
一匹及令保安軍移牒宥州照會初執政議欲令牒西
人差首領交割降羌之願歸者王安石白上恐彼疑不
肯來則此願歸之人已嘗取問無由了絕故有是詔

壬申詔天下州縣酒務不以課額高下並以租額紐算

淨利錢數許有家業人召保買撲與免支移折變

三年十一

月七日十二月九日四年二月
月一日三月十四日可并考

甲戌復昭信軍節度副使王陶為度支郎中致仕陶前坐妄奏官吏及子履絜販私茶銅鹽敗官雖會赦當叙而年已七十故令致仕也

乙亥詔都鹽院以所買引許商人依陝西賒絹例召保以屋契金銀賒當於緣邊州軍輸納每引六貫加錢三百限一年輸足如違所當並沒官

新本削去此段

供備庫使

張守約為閤門通事舍人守約秦鳳路都監兼管勾蕃部召對期月間上殿者四每顧問輒移刻上問王韶能

了河湟事乎守約曰以天威臨之事罔不濟然董戩素忠順不宜侵偪因言古渭寨正據衝要願建為州為隴右根本上納其言故加職遣還勞之曰通事舍人未足以酬卿也

丁丑郭逵奏聞王韶招裕羅格勒甚屈辱上謂執政曰韶所奏乃與逵不同王安石曰宜令逵具屈辱實狀以聞韶又言逵公言不當招納裕羅格勒乃私使人誘裕羅格勒來秦州欲招納之功歸己陰沮壞邊事文彥博曰臣嘗

議此兩人難並立今既徙郭達矣安石曰朝廷置緣邊
安撫司招納生羌於經畧司何所妨害何難立之有彥
博曰人各有所見安石曰所見有是非若已所見非是
朝廷不以為可則當聽朝廷指揮馮京曰此亦韶偏僻
耳安石曰誠然此事當推究乃詔達分析時經畧司已
逮捕元瓘送秦州獄鞠韶擅用市易錢贓狀未竟也其
後安石進呈達分析韶招裕囉格勒事上曰乃無屈辱須
差官勘韶并此事令勘

日錄三月二十四日進呈郭達
奏分析緣邊安撫司招裕囉格勒

屈辱事上曰却無屈辱候
差官勘王韶事一處令勘

已卯詔京東常平司輟錢五十萬緡與河東常平司聽
以紬絹折充許商人以物產賒買限一年於河東緣邊
輸納 上謂執政曰秦鳳緣邊安撫司與經畧司事宜
與分別處置不知呂公弼到又何如安石曰此在陛下
陛下專以此事委之必盡力此大事陛下宜留意他時
無制夏國恢復漢唐舊境此乃基本且不勞民費財上
曰誠如此但恐公弼復與韶矛盾安石曰陛下以誠意

諭公弼宜不敢馮京曰緣邊安撫司與經畧司事有相
窒礙處當措置安石曰事本無相窒礙處但各公心濟
務又何勞措置廢蓬州良山縣巴州其章縣邛州臨
溪縣嘉州平羌縣並為鎮